

# 愛他，是不是就該放手？ 一個實習醫師的省思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sup>1</sup>教學部<sup>2</sup>內科部<sup>3</sup>精神科  
吳東哲<sup>1,2</sup> 邱一航<sup>3</sup>

學姐的公務機響起。

「11B嗎？好，我知道了，馬上上去，你們先照急救流程給藥，他有簽DNR除藥除BiPAP。」學姐的語調中充滿了冷靜，彷彿一切都是預先安排好的。

我倒也沒有過多情緒，只是覺得這一刻終於還是來了。

我們暫時中斷例行的查房，返回11樓。

「8:29 Asystole，已經給一支Bosmin了喔。」

「有沒有人通知家屬？」

「學弟你測一下light reflex。」

偌大的病床上那瘦小、乾癟的身軀還在呼吸，而眼神早已黯淡。

「面罩我拿下來一下，我讓伯伯眼睛闔上。」學姐說。

「急救30分鐘，病人無自主呼吸、心跳，也沒有light reflex，於民國111年11月21日上午9:00死亡。」主治醫師看著單人房牆上的時鐘這麼宣布。

呼吸器仍然盡責地鼓動著胸膛。

「學弟你們跟著學姐處理這邊的事情，剩下的病人我自己去看就好。」

病人的二兒子是第一個來的。

「先生，伯伯在8:29突然沒有心跳，急救後已經在9:00過世，剛剛主治醫師已經宣告了。伯伯最後的時光沒有太多的痛苦，他走的很平靜。面罩還沒拿下來是因為想等到家屬來，你可以跟他再說說話。」

病人的二兒子沒有流淚，他緊緊握住伯伯的左手。

「怎麼這麼臨時呢……」

其他家屬紛紛趕到，學姐向他們要了伯伯的身份證到護理站開死亡證明書。

「文山……甲……呼吸道感染引發呼吸衰竭……併尿毒症……9:00過世……」

我記不清楚學姐講解的一大串有關死亡證明書該怎麼開立跟要注意的細節，我只記得系統會跟戶政單位串接，所以千萬不能寫錯字。

「你等一下穿隔離衣把伯伯的NG、Foley、CVP拔掉。」我嚇了一跳。

「喔……喔好。」

「Permanent catheter不能拔，會有一個大洞然後血流不止。以後遇到Port-A也是，要記住。」

「有pace maker的人很可憐，火化時會因為高溫而爆炸，像在胸口安裝的炸彈一樣，撿骨的時候肋骨都是碎的。都已經過世了還需要受這種痛苦，不過也沒辦法。」

我穿上黃色的隔離衣跟髮帽，再帶上兩層手套。

「換藥車已經在那邊了，你直接過去就好。」

我有點害怕，有點抗拒再看到已經失去靈魂、機能的軀體。

「先生，我們要來幫伯伯移除身上的一些管路，這樣伯伯之後會比較舒服。」

「好的，麻煩你們了。」

課本上那些死後變化的圖片一一在眼前自動播放。

隨著鼻胃管、尿管離開伯伯身體的暗紅色血液象徵著伯伯生前的努力。

禮拜一在查房前用電腦翻看著上週末的護理記錄跟生命徵象，伯伯的血壓越來越低了。

護理記錄上面寫著其他親屬紛紛前來探視，在上週六也請牧師來為病患禱告，或許那位孝順的二兒子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我沒有看過行將就木者的最後樣態，只能在腦中無數次模擬到時候會是什麼樣的畫面。是會像鄉土劇一樣哭天搶地，抑或是平靜有如亡者的胸膛。

外祖父母在醫院離世時我都不在他們的身邊，留在我印象中的是透過視訊電話看到他們衰老、無神、插滿管路的脆弱身軀。

多多少少有點遺憾吧，沒有來得及見最後一面、即將踏入醫療業卻連自己的家人都無法拯救，只能說服自己正因為了解，所以放手對他們或許才是最好、也是最後的治療。

伯伯是榮民，育有三個兒子，而伯伯的妻子在不久前過世。

平時身體狀況就不是很好，鼻胃管的灌食量也不多。這次因為肺炎而住進感染科的病房，經歷過好幾次敗血性休克、腸胃道出血、急性腎衰竭，中途伯伯的狀況一度好轉，除了可以閱讀家人寫的大字報以外，還能寫字回應。

但歲月並沒有給予伯伯優待，雖然感染症已經治癒，卻沒有辦法脫離呼吸器與升壓藥幫浦。伯伯越來越虛弱，只能勉強伸手試圖抓下緊緊扣在臉上的面罩。

安寧團隊與三個兒子訪談數次後，建議可以考慮漸漸撤除維生裝置，不灌食、停止洗腎、不再上調升壓藥，伯伯會逐漸陷入昏迷的狀況，同時我們也會給予症狀治療。大兒子與么子希望伯伯不再受苦，但最親近伯伯的二兒子始終放不下，甚至希望可以幫伯伯做氣切。

在無法建立共識的狀況下，最後只維持了先前的放棄急救同意書（除藥、除BiPAP），並沒有正式轉為安寧療護，消極的一個半月就這麼過去了。

「如果爸爸就這樣走了，我就變成老孤兒了。」他這麼說。

其實從我還沒到感染科實習時，因為各種因緣際會，「認識」了這位年近期頤的伯伯。後來到安寧病房、感染科實習時也參與了伯伯最後的旅程。

我能夠理解伯伯的二兒子放不下卻又不捨父親受苦的心情。伯伯的狀況夾在生與死之間，雖有意識卻離不開維生裝置、給予治療卻又沒有太多反應。

再加上伯伯的妻子在不久前過世，當時因為沒有意識，家屬選擇撤除維生醫療時心理壓力並沒有那麼大。

而這次不同，伯伯的狀況如雲霄飛車，或許再給他一段時間……

但是心裡那股涇渭分明的、受過科學教育的聲音不停的在腦中猖狂。

「連你這種最菜的路障都看的出來伯伯不可能恢復了啦，講難聽一點，大家都只是在等。」

我知道。

我知道伯伯真的不太可能恢復如往常一般。

我知道我們能做的只剩下告訴家屬這個事實，然後尊重他們的決定，而不是強硬的要求家屬放手，滿足自以為是的「這樣對病人比較好」。

在理性與感性的糾葛之後，勝出的往往是逃避。

如果換作是我的話，我能夠這麼乾脆的放手嗎？難道不會想要再多一點時間嗎？

或許在科學的盡頭前方，只剩下信仰與奇跡。

或許這個時候除了伯伯以外，家屬也需要時間與治療。

我離開11樓的病房，把時間留給家屬。

「請問管路都已經移除了嗎？」

「管路已經都移除了。」我點點頭。

我想再多說點什麼，但是不知道如何開口。

「醫師，謝謝你們。」伯伯的二兒子在病房門口很有禮貌的向我道謝。☺

